

小辫子护士

□残荷有藕

“小辫子”是我的邻床阿德给护士小张起的绰号。穿上护士服的小张，正面看与别的护士没什么两样，但转过身，在蓝色的船形护士帽下，两条“八”字形细细的小辫子，显得分外醒目，还透着一点调皮，让人忍俊不禁。几次接触小张，我觉得她的性格和后脑上的小辫子一样活泼、好动，颇具亲和力。长时间躺在住院病床上，整日看那些满脸严肃认真、不苟言笑的护士进出病房，让本就郁闷的心情更添压抑，小辫子护士的出现，不由地令人平添一丝暖意。

那天“小辫子”端着装有针筒、玻璃管的盘子来抽我的血。一旁的阿德“丝丝”吸着气，向我做鬼脸。我不解其意，仰头看看“小辫子”，见她似乎正有条不紊做着抽血的准备：先在我胳膊上绑紧橡胶管，再嘱我捏紧拳头，小臂上隐约有青筋绽起，她用食指仔细地探摸着静脉血管，寻找最佳的进针点。我有点不放心，特意提醒她：“我的静脉血管很难找的，都藏在肉里，加上老病号住院多了，静脉弹性不好，很难扎针……”“没事的，有我呢！”“小辫子”眉一扬，眸一亮，十分自信地安慰我。针尖刺入皮肤后，眼看明明刺中了血管，可几次抽吸针筒就是不见红。“小辫子”将针头深深刺入，还是没血，又换了几个方向，仍旧不成功。针头在皮肤下划来划去，疼得我龇牙咧嘴，干脆扭过头任她摆布。对面的阿德不怀好意学着“小辫子”的口气故意说：“没事的，有我呢！一针不行，多扎两针不就行了？！”“小辫子”拔出针头，换上一枚新的，换了手，连刺两针，都抽不出血，急得她红了脸，口罩都遮不住，一着急，把石骨铁硬的宁波话带了出来：“咋介怨啦！”一跺脚，夸张地甩着两只手，冲出病房。不一会，“小辫子”领着护士长进来，护士长经验老到，一针见血，几秒钟就抽出满满一管温热的鲜血。

事后我听阿德说，小辫子护士刚从医学院毕业，还是个实习护士，她进医院的时间只比我住院早了半个月，难怪她打针技术不精。不过，等一个月后我做完第二次手术从监护病房又回到普通病房，“小辫子”的打针技术有了飞跃进步。那时，病区新来一批实习护士，打一次吊针扎三四次是经常的事。为少受皮肉之苦，每天打吊针我都特意点“小辫子”的名，“小辫子”也欣然应允，说是我付了“学费”，当然得享受最好的服务。

阿德是个18岁的高中生，放暑假时在他表哥开的机械厂勤工俭学，工作时不慎被铁铸的模子压断了右小腿，医生花了大半夜的功夫才接好他的断肢。但由于受伤创面过大，消炎十分困难，有段时间他经常高烧不退。一次烧到39.5℃，人变得稀里糊涂，打了消炎退烧针仍不见好转，急得陪在一旁的阿德妈直抹眼泪。那天刚好轮到“小辫子”值班，她跑进跑出来得更勤了，一会儿量体温，一会儿问病情，一会儿转述医嘱，最后索性端来一只装满了酒精棉球的腰盆，命令道：“小帅哥，来，把衣服脱掉！没事的，别发愁，有我呢！”说罢就戴上消毒手套，捋起阿德袖子，使劲擦拭他滚烫的手臂、上身。中午擦过一遍，傍晚又擦了一遍。我在一旁逗阿德：“这么漂亮的小姐姐给你擦身体，好羡慕哦！”“小辫子”也毫不谦虚地附和道：“是啊是啊，我生下来后还从没给别人擦过身体呢，他不感动才怪呢！”阿德紧锁了大半天的眉头终于有了一丝笑颜。

我出院的那天早上，“小辫子”上早班。下班后她特意跑来看我，脱掉护士服的“小辫子”就像是邻家小妹妹，圆圆的娃娃脸白白净净，圆圆的大眼睛又黑又亮。她叮嘱我好好养病，不要着急，多吃东西，增强免疫力，努力锻炼，争取早日康复。我说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话，有你这样热心周到的好护士，是我们病人的福气，病痛也减轻了不少。让我记忆更深刻的，还是“小辫子”那句整天挂在嘴边的话：“没事的，有我呢！”



温暖的等候

□陈英兰

城市公共交通越来越发展，出门办事、上班，坐地铁、公交的人也越来越多。多年来我一直是公交出行，从家到车站不用5分钟，而且车次、路线多，换乘方便，尤其是一小时内免费换乘，更是得到了不少实惠。

我喜欢坐着公交车欣赏沿途日新月异的变化，也喜欢坐在公交上，看着马路上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。坐公交的时间长了，遇到感人的事情也越来越多。

我乘坐最多的公交线路是18路和15路，从东湖花园东坐上18路，到园丁街下车，往北穿过百丈路，然后往东走二十米左右，来到百丈东路桑田路口站，转乘15路。在过马路时，眼睛往往是望着汽车来的方向，发现有车即将靠站，就会连忙跑起来。时间一长，我发现了两个规律：一是驾驶员看到前后几米内（一般五六米）有人在奔跑赶车，一般都会等你；再是看到前面正红灯时，在不影响后面车辆停靠情况下，等旅客上完车后，驾驶员往往会开着前门多停三四秒。别小看只有短短几秒钟，在早上这个宝贵的时间段，总会让那么一两个乘客能如愿以偿。我也好几次在这短短的几秒钟里赶上，当踏进车门的一刹那，虽然只是一句简单的“谢谢”，表达对驾驶员的感激之情，但这一天都会有个好心情。而驾驶员也不是没有原则的，如果车子已经启动离站，这时你赶到就不会再停下了，司机会友好地向

你摆摆手示意，这时你虽然没能赶上，但心里绝对不会有那种怨气。

“滴……滴……”那天我乘坐的18路，到桑田路兴宁路口站停靠时，忽然听到汽车喇叭声。我吃惊地抬起头，怎么了？如今的公交车在马路上是很少按喇叭的。过一会儿又按了一声。这时我扭头看向车窗外，才发现车站里站着一位大姐，正聚精会神低头看手机，旁边还放着一辆满载货物的手拉车，根本没有觉察到汽车已经靠站。听到第二声喇叭才抬头发现有车停着，于是连忙上车，嘴上连声说着：“谢谢，谢谢！”车厢内的乘客也纷纷发出“这位驾驶员真好！”的赞叹声。

除了上面这一等一按外，还有驾驶员的一句话也非常暖人。这也发生在18路的公交车上。那天我还未上车，前面的一位大爷，上车时双手拉着旁边扶手，步态缓慢，只听驾驶员说：“老师傅，你坐好，等会儿到车站要下车时，你一定要等车停稳后再站起来，不要心急，慢一点，我会等你的。”“好好，谢谢你！”驾驶员的这句话不但让这位大爷吃了定心丸，安了心，也瞬间让整个车厢暖暖的。

在公交驾驶员这个平凡的岗位上，没有轰轰烈烈的豪言壮语，有的只是数十年的默默无闻与任劳任怨，而这默默的一等、轻轻的一按、亲切的一句话，却足以折射人性的光辉，让爱温暖了八方乘客。